

# 住校太苦 众家长开假证明领回孩子

## 江宁天印高级中学管理苛刻,学生说连老师的脾气也变暴了

一般来说,高中三年里最轻松的就是高一,但在江宁天印高级中学,这所目前只有高一一年级的新建学校里,学生们每天要在校近16个小时,走读生一天最多睡6小时,住校生也就7个多小时,而且三周才能全体放假一次。

“再这样下去,孩子的心理和身体都要垮了!”看到孩子的现状,一位原本赞成学校抓严点的家长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**[暗访]**

住校生一周出门一次是奢望

上周六中午,记者来到了江宁区东山街道的竹新路上,小街深处,天印高级中学显得格外安静。附近一位卖报人说:学校管得很紧,是封闭式,学生中午不给出来。“你看看,校门口几百米范围内都没什么小店。”

以找同学为名,记者竟顺利通过了门卫室。不过一般家长就没这么幸运了,要想见孩子必须通过班主任预约,而且要在周日下午的规定时间,周六、周日的午饭时间也可以送东西。如果是平常,那就别想了。据了解,该校学生有950多人,分了18个班。

听说记者要为自己的表妹物色学校,几位女生连忙摆手,“不要来。”女生小蒂(化名)说,这学校管得太严了,星期天下午出去还要写假条。她家住旁边还逼着住校,有特殊情况要走读需写申请,“心脏病、哮喘、皮肤过敏等就属特殊情况。”不放假的那两周只有星期天下午两节课后到晚饭之间是休息,而且住校生想一个星期出一次校门是很难的。

小蒂还告诉记者,最让他们吃不消的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,平常6:05就得起来跑步,到晚上9:50才下晚自习,一天要上八节课和三节晚自习。自习时讲话、睡觉、不认真写作业都会扣分。上厕所、喝水则要向老师申请。

**[心声]**

太困了,老师脾气变暴躁了

学生小宇(化名)向记者讲述他的生活:

我们进校的时候分数线是575分,在我们江宁算低的。因为底子不算好,我们也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,可没想到每天都在打疲劳战,实在是太困了,天天就想睡觉。”

以前我住校,洗澡洗衣服是个大麻烦。学校的澡堂一周开两次,周日下午固定要开的,大家基本趁那时候去洗澡,平常也会开一次,但是只有1小时15分钟的

晚饭时间,既要吃饭又要洗澡根本来不及,很多人选择不吃饭,就为了洗澡。实在赶不上的,就打点热水在宿舍里将就一下。看我吃不好,又休息不好,后来爸妈帮我申请了走读。

回家住以后,睡眠质量好一些,可时间上更不够了,晚上10:30到家,早上5点就得起床,能躺在床上时间也不多。

周六和周日,我们被安排补课,主要就是上语数外和两门选科,没有副课。逢到能休两天月假的那个周末,我们最开心了。但作业却不少,上次月假的作业就挺多,要写三篇作文。英语要做报纸练习,还有抄词,句子翻译外加一份试卷要做。数学有练习册上的几张纸,还有一份试卷……

说起来,我们老师也累,一早得来管我们,晚上也陪着上晚自习,有时候老师脾气挺暴的,莫名其妙把我们骂一顿。有时候讲班规纪律就会失控,开口就不想学就出去。我们也不怪老师,他们睡眠也不够,有的老师一周就要带好几个班的晚自习,他们有些情绪我们可以理解。

**[无奈]**

家长帮孩子开假证明

一般来说,学校抓得紧,家长最高兴。可在这所学校,有些家长很“怪”。帮孩子开假证明逃避住校,作业做不完就劝孩子不要做了。因为他们担心,逼得太紧,孩子可能会垮掉。

家长周女士对记者说,“小孩太困了,总是昏昏沉沉的,但一到五点钟就跳起来,条件反射!”周女士的孩子本来是住校的,可就连家住附近家长也不能随便去看孩子,送东西也不行。“眼看着小孩身体垮掉了,学习成绩又在下降,我就开了个假证明把他领回来住了。”

周女士说,走读生一般5点多一点就得起来往学校赶,现在在100名左右的走读生,不少都是开的假证明。

“以前我家小孩画画不错,还会弹乐器,现在都没办法继续了,他对什么都失

去了兴趣。妈妈我困!这句话都成口头禅了。”

家长李先生(化姓)说,小孩走读,每天晚上9:50下晚自习,到10:20差不多能到家。“作业做不完,我就叫她别做了。”即使不做作业,洗洗弄弄也要11点了,第二天刚5点就起床,最多只睡6小时。学校第一周第二周都不放完整的假,也就是周日下午两三个小时能回家洗个澡,只有第三周放两天假,才能好好补补课。“小孩告诉我,早上都会在课堂上打瞌睡,我也没办法,只是心疼。”

**[校方]**

我们是江宁管得最严的

记者以择校咨询的家长的身份与天印高级中学取得联系。一位接电话的男士介绍,天印高级中学是去年刚创办的。“通过一个学期的努力,我们学校在社会上已经建立起了很好的声誉。刚开始,我们学校比“秦淮”(指江宁区的一所重点中学)低70几分,最近一次考试我们总分只比他们低了15分。”

记者问,为什么进步会这么大?该负责人得意地说,“新学校有新学校的魅力,我们可以说是江宁区管得最严的学校,和苏北的几所学校建立合作关系,实行的是封闭式的管理,如果没有思想准备最好不要来我们这里读书,把小孩送来这里的家长都是懂事的。我们办这个学校的目标就是尽快冲击县中和秦淮,打破过去的垄断局面。从发展趋势看,我们明年的分数线肯定比去年要高很多,可能比秦淮差一点,但是跟临江中学(江宁区另一所老牌高中)比起来应该不差。”

记者表示质疑他们的教育方式,该负责人立刻给记者“宽了宽心”:“我们学校也是有放松的途径的,诗歌朗诵、元旦汇演这些,我们每月还有一个教育重点,比如行为习惯教育、信心教育。高一一开始的军训我们就在区里拿了两个第一,我们的学生都很优秀。”

实习生 李蓓超 快报记者 杜轩

**[作息时间]**

在学生的描述中,记者大致了解了天印高级中学的时间表。

晨练:周一至周五早晨6:05开始,周六周日为6:40;上课:平时6:50到班;7点早读;上午四节课午饭:11:40-12:20上课:12:20回班,下午四节课晚饭:傍晚5:05-6:20自习:晚上6:20-9:50三节晚自习;住宿生10:30熄灯。

**假期:**

每21天为一个放假周期。第一周和第二周为每周日下午两节课后休息,晚自习照常上。第三周,放一次双休日,称为月假,学生周五晚可以回家,周日晚回校。

**[记者手记]**

上周六,感受了这群学生的疲惫生活后,记者心里很沉重也很担心。这样的生活,他们还能坚持多久?他们的心理和身体在承受怎样的一种压力?

长久以来,高三学生因为高考而增加的学习负担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事,即使是那些非常重视素质教育的名校,在高三的时候也不得不加班加点。“高一高二素质教育、高三是应试教育。”此话出自名校负责人之口,也代表了大多数人普遍心态和做法。可现在,这种压力正渐渐下移。

是啊!学校也有“苦衷”,生存的压力“逼”着其走上“魔鬼式教育”之路,以此来换取成绩,换取声誉,换取更多的生源。而孩子们却要为此付出代价,成为学校竞争中最大的受害者,十五六岁的花季,无法去感受自然界的美丽,无法获取课本外的更多知识……

我们同情这些孩子。

# 为给儿报名 老爸打“飞的”来排队



家长们彻夜排队 快报记者 赵守诚 摄

从前晚到昨晨,普德村附近许多居民一夜未睡,都站在普德村幼儿园门前排队。年老虚弱的,在队伍里加个藤椅,坐着排队;年轻的,则搬来凳子,披上大衣,或抱着被子以防受凉。凌晨3时,下起雨来,家人慌忙送来雨伞雨披,各式雨伞蜿蜒排成一字长龙。

“唉,3岁娃娃上个幼儿园咋就这么难?”队伍里一位白发老妪不停地发牢骚。

**第一位排了28小时的队**

普德村幼儿园今年小班招生名额50名,小托班名额15名。3月18日8时开始报名,周边居民区集中,为抢到有限名额,家长争先恐后,早早赶来排队。

栾先生爱女心切,请了两天假,于3月17日凌晨4点就来排队了。“我排第一位,站了28小时腰酸背痛,可想想女儿的未来,也就心不甘了。”

建筑工程师徐先生在北京上班,妻子和儿子住在南京。儿子今年3岁,普德村幼儿园最近,接送孩子方便,当然是首选。听说报名人数太多,徐先生当即买了飞机票,3月16日晚上8点从北京飞到南京,于17日凌晨赶到幼儿园门前,“还好,我来得算早,排在第4名,只要儿子上学不愁,老爸吃点苦,值!”

**外公、外婆、妈妈轮流上阵**

队伍中有许多白发皓首的老人,排在前列的朱老太太

虽一脸疲惫,但仍很高兴,“我外孙今年3岁了,怎么也得在家门口学校报上名。我老伴有17年的尿毒症,身体不好。我烧好早饭,扒上两口,就过来换他。中午,他吃过饭,再来换我。女儿下午下班后,又把我们二老换下。为外孙上幼儿园,我们全家都上阵了。”现场有几位70多岁的老先生干脆搬来藤椅,坐着排队,用薄棉被盖着双膝。

昨天凌晨3点开始,天空突然飘起细雨,雨越下越大,留守在家的入立即拿来雨具。一位男士手里拿着两把雨伞,穿着雨披跑过来,“孩子的爷爷奶奶都在这排队,我得给他们送伞送饭。”

**拿到号牌仍坚守“岗位”**

附近派出所派了3名警察全副武装全天候在现场维护秩序。

为防止有人浑水摸鱼,趁乱插队,排在前面的人买来白纸,裁成方片,编上1-50的号码,挨个发下去。18日零时许,幼儿园正式发号,并一再劝领到号牌的回去休息,“你们放心,凭这号牌就肯定能报名。”但徒劳无功,没人一听劝。大家仍坚守“岗位”。

幼儿园杨园长告诉记者,普德村幼儿园是雨花台区直属幼儿园,而且不收赞助费。“我们在安德门还办了分园,今年第一次招生,能招收100名。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。”但家长们情愿在本部上,“安德门太远,孩子小,挤公交车多累呀。”快报记者 赵守诚

六旬老人想找外孙女的救命恩人

## 060号“服务明星”你在哪

快报讯(实习生 唐奕)“你们一定要帮助我找到这位好心的司机,他是我们全家的恩人。”昨日下午,今年60岁的钱大爷来到报社,想通过快报寻找帮助他三岁小外孙女佳佳(化名)的救命恩人。

记者了解到,3月11日下午5点左右,天气格外炎热,钱大爷带着三岁的小外孙女到中央门长途汽车站接老伴,汽车站人山人海,空气很是浑浊,而钱大爷又怕孩子出门着凉,特意给孩子套了很多衣服,幼小的孩子在他怀里不停地哭闹,他以为孩子撒娇,也没有在意。几十分钟后,钱大爷突然发现怀里的小外孙女变得格外安静,仔细一看却发现孩子眼睛紧闭,脸色煞白,已经晕了过去,他急忙用手一摸孩子的额头,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“当时我真是吓死了,小外孙女要是出了什么事,我这把老骨头也活不成了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钱大爷依然心有余悸。

钱大爷怀着昏厥的小外孙女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上,一时不知所措,周围的人都提醒他赶紧送医院,并帮他拦下了一辆出租车,司机看到

情况后,赶忙帮钱大爷把孩子抱上车,车子飞速赶往广州路上的儿童医院,到了医院,钱大爷一摸口袋,才发现自己临时出门,一分钱都没带。看老爷子傻站着,一旁的司机急忙说,“快把孩子送去抢救,剩下的事我来管。”说完就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。钱大爷急忙将孩子送往急诊室,并打电话联系了家属。

十分钟后,佳佳的母亲钱女士来到医院,医生告诉她,孩子是由于高烧突然抽筋休克,再晚送来五分钟就有生命危险。而此时,那位好心的司机正在忙前忙后排队,而且帮钱大爷垫钱挂号并支付了部分医药费,等到一切都安顿好了,司机却悄悄走了,连车费也没有收。钱女士告诉记者:“当时太匆忙了,我们没有问出租车司机的车牌和姓名,我只记得那名司机剃小平头,左胸别一个徽章,上面写的是服务明星060,我希望能够寻找到这位好心的司机,我想当面感谢他。”

如果哪位好心人知道这位司机的信息,请拨打钟晓敏爱心工作室热线13770596060。

# 野蛮厂长带一群员工绑打违约者

快报讯(通讯员高彦 记者 马乐乐)因合同另一方违约,拒不交付已制成的衣服,南京一家制衣厂厂长竟召集公司下属深夜闯入对方厂长家中,采取暴力强迫对方将衣服发出。近日,高淳县法院公开审理了该案,判决两被告人犯非法侵入住宅罪,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个月。

去年6月,南京某制衣厂

与南京某服饰有限公司签订定做合同,约定由制衣厂委托服饰有限公司加工65000件男装棉衣。后因费用等问题谈不拢,服饰有限公司做好衣服后拒不交付。

多拖延一天交付,损失就扩大一天。为了及时拿回这部分棉衣,去年8月的一天晚上,制衣厂厂长丁某和生产部经理王某召集厂里一些员工,

携带电棍、橡胶棍等工具来到服饰有限公司厂长杨某家外。

众人翻围墙进入后又骗杨某打开家门。“你到底给不给衣服?”在丁某的指挥下,王某等人先用电棍电击杨某,又抓住他捆绑在地,并将杨某的妻子强行按在床上。直到确认成衣已经运离工厂,丁某这才替杨某松绑,杨某迫于无奈在结账清单、付

款书上签字。经法医鉴定,杨某夫妇被打部位均构成轻微伤。随后,丁某等人被抓获归案。

高淳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,丁某作为一厂之长,王某作为厂内中层干部,当单位与其他公司发生合同纠纷时,为解决纠纷竟采取非法手段进入他人住宅,其行为已触犯刑律,并依法作出前述判决。